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

通鑑前編卷之九

金 續 編

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儀禮黃氏傳取

之今附其畧

十有四年魯侯弟漵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是為魏公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漵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本作微

公

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

解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
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并水溢是歲王征荊蠻軍旋涉
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渰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
公王因是發疾崩○朱子曰涇舟膠楚渾周綱已陵夷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大紀係之三年若史

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

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

常司常云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蹈虎尾恐陷涉春冰

恐陷穆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

無忝祖考

齊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

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士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

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

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乃寧邪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果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

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

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

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牧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

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

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

吉皆其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

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

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

恒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

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王若曰君

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大二六 角監 三 三 皆用之

行昭乃辟之有义

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

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义謂法

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

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

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命篇曰

因古文作

王若曰伯固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

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

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待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

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
愆而昭文武之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

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佞

媚其惟吉士

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

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承上文以明得失之機

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懷諫妄

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督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

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

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

大二十四

南監前編卷九

四

若用之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痺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皆其尊君於愆者

或以淫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罔所當

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

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于彛憲

此終篇首免愆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

○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誡

大僕國之政作噩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

君牙罔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

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臣刑所謂仲叔之弟幼
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
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
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
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
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
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
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
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

憂危恐陷故資世家喬木之臣齎股肱心膂之寄以行
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
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
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
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
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
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
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

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與此蓋穆
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
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真中年自
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
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
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
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
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目眩心忘耳淨屠善幻多技蓋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
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
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曰駭六藏悖而不疑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致之王若虛焉既寤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鄉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

扶貴王問所從來左亡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

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惛疑變

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使人昏迷

人所言固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王大悅不恤國

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古華而

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爾

音泰丙字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

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

巨蒐氏之國

巨蒐即禹貢渠搜

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竹用反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

為王謠

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王和之

曰子歸東土和

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行萬

里王乃嘆曰於乎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反還以歸

已上與穆天子傳畧同列子多寓言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

末有自悔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

○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

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皇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

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驎驎耳之駟西巡狩
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
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
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
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
咸賓祭於徐贄王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
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
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
而從之萬有餘家

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敘爲稍詳密

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